



飛龍傳

第十五回

孟家庄勇士降妖

首陽山征人失路

詞曰

漫道妖氛累。自有高人對。三更古廟戰相爭。醉
醉醉。功成遍被。贏得終朝酒食滋味。○得際能
安睡。失魄天涯淚。崎嶇跋涉。歎零仞。悔悔。悔。回
首斜陽。不知夢裏。可期相會。

右調醉春風

話說鄭恩在那廟中。打下一物。在地亂滾滾了一回。

飛龍全傳

第十五回

到着牕子跟前。被檻擋住。就不滾了。走上幾步。仔細
一看。原來是個泥塑神頭。被棗木棍打下來的。鄭恩
却不識得。即便哈哈大笑道。咱疑是妖怪現形。誰知
是箇木墩頭。樂子正要做箇枕頭。好去睡覺。說罷。拈
將起來。放在供桌上。此時天已昏暗。鄭恩將火種
兒取出。火來。點了香燭。等候多時。並不見有妖怪出
來。肚中覺得餓了。見這現成酒肉。觸着心懷。就把猪
首拆開。熬着醋蒜。張口便吃。又把油餅捲着椒鹹。到
嘴便吞。先把兩項東西。輪流吃盡。然後將牛肉。用手
撕開。慢慢咀嚼。看着吃得乾淨。掇起酒坛。對着嘴啜。



咳嗽的嚙下。如渴能取水。似蒼蠅吸血不多時。把一坛火酒都溜在肚裏了。抹一抹嘴。摸一摸肚。自覺歡喜道。且不要管他有妖沒妖。樂子已自吃得肥嘴像意。趁這酒氣。睡他一覺再處。把盤碟酒坛一齊放在壁邊地上。把神頭當作枕頭。幸無行李鋪陳。只好和衣而睡。棗木棍也眠在身傍。正值燭盡香殘。醜深神倦。倘在供檯之上。合眼酣睡。將至三更時候。鄭恩正在睡夢之中。忽聽得風聲响動。猛然驚覺。扒將起來。帶着醉意。側耳聽那外面的風。真個刮得利害。只聽得。

飛龍全傳

第十五回

二

初起時揚塵播土。次後來走石飛沙。無影無形。能使貶人肌骨有聲。有息。堪令摧木飄零。穿牕人縫。晰瀝瀝任他曲折。颼颼逐浪排波。吼颼颼。怎阻盤旋。颼颼且休言摧殘。月裏婆娑。盡道是刮倒人間。鬻鱗助虎張牙。怪物將來撼山岳。從龍舞爪。兩師暴至暗乾坤。正是蒼翠翠竹盡遭殃。黑虎強神施本領。

鄭恩聽了這風來。得利害。下了供桌。提了棗木棍。斜步走到牕前。將雌雄二目往外一看。但見微微月色。正照庭心。聽那風過之時。頃刻天昏地暗。霧起雲生。

落下傾盆大雨。這雨降下來。就有一怪。越那風雨落。將下來。兩脚着地。走上堦沿。站立牕外。把鼻子連嗅了幾嗅。說聲不好。這個人氣。好生利害。連說了二三聲。往後退走不迭。鄭恩醉眼朦朧。仔細一看。但見他怎生打扮。

頭戴金冠分兩叉。身穿鎖子梅花甲。攔腰緊繫虎皮裙。足上麻鞋逍遙着。頭高額狹瘦黃肌臉。縮嘴尖眼閃灼。金光如意手中拿。長耳直舒聽四下。

鄭恩看罷。滿心歡喜。暗自想道。樂子生長多年。整日

飛龍全傳

第十五回

三

在家。但聽人說妖怪。不曾見面。今日才得遇着。原來是這等形兒。也算見識見識。忙伸虎手輕輕的把牕櫺開。提了棗木棍。躡將出來。大吼一聲。駭毬人的。你。是什麼妖精。敢在這裏害人。樂子特來拿你哩。兩手舉棍劈頭打下。那怪不會提防。措手不及。說聲不好。忙用手中金如意。火速交還。兩個殺在庭中。戰在廟內。這一場爭鬪。倒也利害。怎見得。

這個聲喊如雷。那個睛光似電。這個奮身快似箭。那個跋步疾如飛。這箇是黑虎星官臨凡世。那箇是麋鹿成精禍一坵。這箇手舉酸棗棍打。

去不離天靈蓋。那個執定金如意。迎來只向額頭前。棍擊如意。迸出千條金線。如意迎棍。飄來萬道寒光。我拿你報洩村坊之隱恨。你拿我顯揚魔怪之騰挪。正是盤旋來往相爭戰。不濟妖邪作祟精。

當下。一人一怪。戰有二三十个回合。那怪本事低微。招架不住。轉身就走。鄭恩那里肯捨。疾忙趕上前去。說聲你往那裏走。今日遇着了樂子。休想再活說時。遲。雙手舉起了棗木棍。把小眼兒看得親切。那時快。只見用力打下。拍的一聲响。正中在八叉金冠。打得

飛龍全傳

第十五回

四

那怪火星亂迸。立身不住。撲通一交。倒在塵埃。鄭恩見他倒了。趁勢兒火速用情。又是兩棍。只打得腦漿迸裂。登時氣絕。就把原形現出。月影之下。看得明白。乃是一个八叉角梅花點的大鹿。這金如意。就是口內含的靈芝瑞草。鄭恩看了。却不識得。把脚在肋上踢了幾脚道。你這畜生。只得一隻獐狃野獸。也要成精作怪。吃人家孩子。樂子看你。再充得什麼神道。冒得什麼大王麼。說罷。解下腰中鸞帶。拴住叉角。拖到檻子廳前。繫在檻檔子上。回身取了棗木棍。走上殿來。依前把梃子關好。此時約有五更光景。因關了多

時酒已醒了。走至供桌跟前。躡將上去。放好了。根倒着身軀。枕着神頭。又是呼呼的睡了。有詩爲証。

英雄生性喜貪睡

睡到深時夢不休

莫道睡能誤大事

也會睡裏建謨猷

且說昨日該祭獻的。老者却也姓鄭。自送鄭恩到廟。回至家中。心懷憂喜。喜的喜。那黑漢口出大言。必懷絕技。此去果能擒獲妖精。不惟盡兒女。免了碎身之慘。且便合鎮人民。永消後日之災。也算因禍而得福。絕大的功德。憂的憂。那世上的人。常見力不掩口。說來天花亂墜。做去一敗墮地。倘使今夜不能降伏。

飛龍全傳

第十五回

五

那黑漢自己既已遭殃。累着本村。盡皆屠毒。豈非禍起於他。罪歸於我。這無撫無播的事情。叫吾如何承受。因此左思右想。如坐針氈。如醉如痴。一夜未曾安枕。等至天明。抽身便起。卽叫小使去。邀了十數個鄰人。一齊奔至廟前。只見廟門緊緊閉着。衆人推了幾推。却也不開。遂又連推帶擊的敲了一陣。並不聽見裏邊答應一聲。那鄭老者。心下着慌。便對衆人說道。列位高鄰。老漢因昨日誤聽那掌櫃的話。說得如許容易。只因要救孫兒心盛。一時差了主意。不辦好反。把這黑漢送進廟中。只說他本事高強。必能成功。得

勝誰知也是箇會說不會做的。你看這時敲門不開。又不聽見裏邊聲響。多分遇着大王坑送性命了。他今一死不打緊。只怕反惹大王惱怒。我等身家性命。定然難保這事。如何是好。衆人說道。你且莫要性急。此時關着廟門。未見黑白。怎知他的死活存亡。我們一齊動手敲着。再看他應也不應。便見端的說罷。各人撩衣捲袖。勇往直前。也有取了石子。也有拿了磚兒。有的掂了樹枝。有的提着拳頭。大家烘到門邊。如搥鼓般的敲着。鄭恩正在睡夢之中。猛然驚醒。聽得外面一片聲亂响。慌做一堆。只道又有什麼妖怪坐

飛龍全傳

第十五回

六

起身來。提了棗木棍。跨下供臺。推開牕子。睜睛一瞧。早見天光透曉。紅日東昇。側耳細聽。方知是外邊敲門聲响。卽慌應道。來了來了。樂子來開了。那外邊的衆人正在那里。一陣緊一陣的亂敲。聽得裏面有了答應聲音。方纔一齊說道。好了好了。這不是有人答應麼。正說間。只見鄭恩把門開了。放進鄭老者一行。那老者見了鄭恩。提着棗木棍。軒軒昂昂。心下甚是歡喜。頓把愁腸放落了一半。說道。君子。你一夜辛苦。這妖怪可曾見麼。拿住也不。鄭恩哈哈大笑道。不瞞你老人家說。樂子捉妖的手段。再也不曾落空。昨

夜大關了一場。把他拿住。樂子怕他走了。故把棍兒打得腦袋砍開。將身攔住了。你們進來看。看便見真假。那衆人雖然聽說拿了。尙未見个着落。終是胆怯。一個個挨前退後。你讓我推。免不得跟了鄭恩。走到殿前。鄭恩立在堦沿。用手指道。這個不是妖怪。倒是人麼。鄭老者一見妖精已捉。全把愁腸放下。只覺得心花開放。有喜無憂。那衆人看了。甚是驚駭。个个搖唇吐舌。從來不曾見這怪像。怎見得那妖精的樣兒。但見。

八個了叉頂上擎。梅花朵朵遍身生。

飛龍全傳 第十五回 七

頭長尾短總邊縮。嘴瘦毛柔額廣平。
八尺身材高似虎。四蹄粗大恍如狸。

修成變化充神聖。今日擒拿盡快心。

衆人看罷。方曉得是鹿精作怪。說道。壯士。這樣妖物。如何制得他住。果然手段高強。天下第一。憑的本領。那個敢不恭敬。鄭恩聽了衆人。各是稱揚。心下十分歡喜。那時就有合村的老小男女。如蜂湧而來。一齊擠進廟中。看見拿住了妖怪。都是贊歎誇獎。鄭恩在傍聽了。更加歡喜。當時有幾箇獻過兒女的。都是咬牙切齒。心恨神傷。走上前來。你也踢上幾脚。我也打

上兩拳。雖然見死物而行兇。也不過聊雪兒女之痛。那時就有幾個老成的。上前問道。壯士尊姓大名。仙鄉何處。目今作何生理。鄭恩道。咱樂子祖居山西喬山縣。姓鄭名恩。號叫子明。專門販賣香油。如今完了本錢。東闖西奔。沒有什麼道路。只學會了這捉拿妖怪的法兒。憑你兇惡異常的妖魔。樂子會過了無數。遇着的。再沒有使他得逃性命。故此這穿吃兩字。都靠着這椿買賣。衆人聽了。說道。鄭壯士。你既然沒有生意。何不就在我們孟家庄上住下。鎮那壓魔。我們每日輪流供養。不知壯士尊意如何。鄭恩聽言。暗暗

飛龍全傳

第十五回

八

想道。我如今左右沒有着落。撇下了大哥。尋覓二哥。又不能相會。倒不如順着他們意見。住在這裏。也得個飽暖。且混過了幾時。再處。說道。你們衆位。既要畱着樂子。也是容易。但先要講過。方纔依允。衆人道。壯士有甚分付。但說不妨。鄭恩道。樂子住在這裏。這冬夏的衣服。不可缺少。日日的飯食。離不得酒肉兩項。還要兩個從人。伏侍樂子。你們件件依着。樂子便肯與你們鎮那壓魔。若不肯依。樂子自有去向。衆人滿口應承道。壯士但請放心。若肯在此。包管件件如意。但不知你心下愛穿什麼衣服。鄭恩道。樂子生平最

不喜這華麗兩字。只要你們做頂黑色氈笠。一條烏綾子手帕。一領真青袍子。脚下的裹脚鞦韆襪子。都是要一樣兒青的。只這幾件。你們休要忘了。這兩個從人都要十五六歲的小娃子。也把他穿得青青兒的。隨着樂子好拿妖捉怪。眾人答應了。就去鬪錢。置辦衣服。揀選了兩個從人。鄭老者回家。安備早飯。整盤子大肉。整坛頭好酒。又打一撞大餅。叫長工挑往廟中。依然擺在供桌之上。鄭恩不謙不讓。儘着量兒收拾在肚。真是既醉以酒。既飽以肉。那長工立在傍邊。見他吃完。便把盤坛碗碟。并昨日的傢伙。一并收

拾在担。挑回家去。這日的三娘都是鄭老者承值。供奉。當時鄭恩叫人把大秤取來。將鹿身一稱。却有二百六十五觔。卽傳齊了眾人。把來開剝。分做四股。一股給與酒家。還了酒肉之錢。一股送與鄭老者。作爲慶賀。兩股分散各家。以消積恨。晚上依舊宿在廟中。一夜安然無事。次日清晨。鄭恩起來開門。正值鄭老者。叫了許多泥木匠人。前來脩理廟宇。不過脩前整後。畧爲潔淨而已。又把泥像除出。供桌當作食檯。添下椅杌。鋪設牀賬。被褥等項。都是鄭老者所備。那眾人又把置辦的衣服等件。併兩個十五六歲俊俏後

生也。備了衣裳。一齊送進廟來。逐件兒交納過了。卽時辭去。鄭恩見了新鮮衣服。心下大喜道。樂子若不除妖。怎有這般好處。先前做了白吃大王。如今却做了無憂大王了。可惜咱的二哥。不能同來受福。卽時除去了舊的。換上新衣。又把兩個從人也打扮得一樣青色。叫他隨身伏侍。閑時又把棍法教導他。預防拿妖。從此鄭恩住在孟家庄受享。輪流供養。快樂安閑。不多幾時。把一座村座。十分生色。儘多興旺起來。但見年穀時熟。歲稔民安。家家蒙樂業之休。戶戶得那居之慶。所謂物華天寶。人傑地靈。洵不謬也。有詩

飛龍全傳

第十五回

十

爲証

旺氣從來不自由。興隆端在吉人遊。
只今仰慕英雄下。膾炙應教百世留。

不說鄭恩在孟家庄安身快樂。且說趙匡胤自從在木鈴關與柴榮鄭恩分別之後。單身行走。往首陽山投親。誰知此處連年荒旱。五穀不生。把草根樹皮儘都吃盡。真是斗米升珠無處覓。烟消火滅有誰行。黎民受倒懸之傷。百姓遭餓莩之苦。有餘的宛轉移挪。尚在遷延時日。那窮乏的流離四散。覓活偷生。不堪其苦。後賢會有一律單道那荒旱饑民之苦云。

水旱江淮仄。

今年復旱荒。

翻風無石燕。

蔽野有飛蝗。

桎梏懲屠釣。

榷泉殄死亡。

虛煩乘傳使。

曾發海陵倉。

當下匡胤往回數次。細細打聽。方知姨母合家。從二
個月前打疊起身。往汴梁投奔自己家中去了。因此
撲了一箇空。跋涉枉走三百餘里。欲待回家。想那外
省地方。訪拿這般嚴密。諒京城之中。更加緊急。怎好
歸鄉。欲要投奔關西。毋舅處安身。這木鈴關如何得
過。心下躊躇。進退兩難。信步而行。來到一箇去處。只

飛龍全傳

第十五回

七

見前邊有一羣鄉民。背上都跔着一口又袋。從側首
山路裏行來。望前而走。匡胤迎將上去。叫聲列位朋
友。你們袋裏裝的。是何貨物。可是荳麥。還是米糧。衆
人見問。把匡胤上下打量一翻。見他一表非俗。口氣
又不是本處人。好像東京聲口。不敢怠慢。便答道。壯
士。我們這里連年荒怯。粒米無收。那裏有糧。匡胤道。
既不是糧。還是什麼東西。衆人道。不瞞壯士說。我們
這袋裏的。都是違禁之物。乃販賣的私鹽。匡胤道。這
鹹販到那裏去賣。衆人道。別處難銷。都要往關西去
賣。匡胤道。到了那裏。怎樣價錢。衆人道。此去到關西

一斗鹹。只換一斗米。匡胤道。便是這等買賣。做他何益。衆人道。一斗米到了這裏。就換五斗鹹哩。匡胤道。這也罷了。還算越得些錢。衆人道。往來販賣。也只好糊口。像這等担驚受怕。却是沒奈何。免不得爲這饑寒兩字。所以權做這等道路。匡胤道。養家糊口。个个皆然。但衆位旣往關西。爲何不望大路而行。却在這山僻小路。往返跋涉。如何過得關去。衆人道。壯士原來不知。我們走的。別有一個去處。可以偷過關頭。匡胤聽了。別有路徑。連忙問道。不知衆位還有那一條路。可以過得此關。敢煩指教。那衆人見匡胤要問。此

飛龍全傳

第十五回

三

路。疊着指頭。不慌不忙。說出這一條路來。有分叫。越過陷阱之關。投入魑魅之陣。正是。

路人崎嶇終有路

神行暗昧豈爲神。

不知衆人說出何路。當看下回便知。

寫妖怪之來。而先有烈風驟雨。以助其威。非故爲鹿精艷其態。正爲鄭恩畱餘地也。蓋不極力鋪張妖之作用。則鄭恩降之伏之。亦易如摧枯拉朽矣。其一。段發揚蹈厲氣象。何足以見哉。惟其先將鹿精借風侶雨。陳設一翻。夫然後見他。人不能近。而鄭恩獨能近。見他人不能與之敵。

而鄭恩獨能與之敵。見他人不能隕其軀。而鄭恩獨能隕其軀。顯然將一位神聖後身。現於人世。使之可親而不可狎。可近而不可犯也。此卽文家烘雲。托月之法也。

此回寫鄭恩降鹿精。與水滸武松殺西門慶。同是筆法。是故彼以刀。此以棍。彼從樓上跌下街心。此就交戰打倒庭心。彼以刀劈。此以棍斃。彼以人殺人。此以人除怪。彼以日中行事。此以夜裏見功。彼以只取首。此以剖其軀。彼以報見讎。此以雪人憤。彼以因殺而致罪。而刺配。此以因殺而感功。而酬養。彼此炎炎。各盡其妙。

孟家庄年穀時熟。首陽山歲歉年荒。彼享其福。此受其災。兩地相形。誠有苦樂不均之歎。那得不令征人感慨。遊子悽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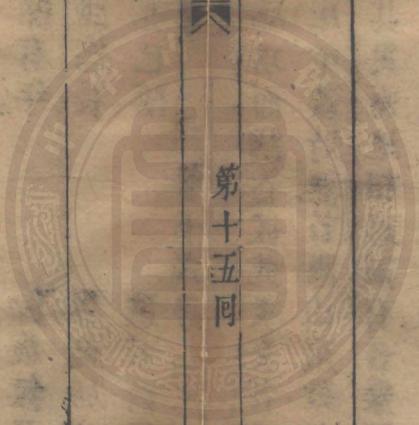
吾嘗論青之爲色。比衆色爲最。何以見之。青於時爲春。得興發之機。青於行爲木。具堅緻之性。鄭恩何意。其服色一取乎青。豈以興發堅緻之義。有默契於心乎。且服色之必取乎青。固已而帽獨取乎黑。何哉。又豈以黑者水也。欲以水生木。而成不援之基。黑者冬也。欲以冬宜春。而建

維新之令也哉。

飛龍全傳

第十五回

十四



第十六回

史魁送東識真主。

匡胤宿廟遇邪魅。

詩曰

請君膝上琴。

彈我遊子吟。

哀絃激危柱。

離思難爲音。

賓御皆煩紆。

何況居者心。

背井既有年。

歸哉無日寧。

不惜路悠長。

眷此朋盍簪。

山川亦已隔。

邈若商與參。

飛龍全傳

第十六回

行邁且靡靡。

憂心甚殷殷。

岐路越高關。

跋涉追雲岑。

中誠奚盡寫。

鬼昧薄行旌。

話說趙匡胤投親不遇。躑躅道途。正當進退無門。偶忽遇着一夥販賣私鹹的。聽他有路可以超過關頭。即忙問他路徑。那衆人說道。我們販賣私鹹的。怎敢望着正路往關口上行。虧得有這一條私路。幽僻便捷。無人盤詰。偷將過去。就是關西大路了。所以常常往來。並不會犯事。匡胤聽了。心下暗自喜歡。想道。我如今終日奔波。尚無安頓。何不隨了他前去。若到關

西便好找尋大哥三爺。重得相逢。正在思想。忽聽衆人又問道。不知壯士何故。也問這條路徑。匡胤道。不瞞衆位說。在下要往關西事幹。順便到此探親。不想此間荒旱。舍親舉家不知去向。因思往返迢遙。日期擔誤。幸逢衆位說有便路可通。覺得順道而行。較近了許多。怎奈不識路徑。萬望衆位挈帶同行。衆人道。壯士既要同行。我等自當引路。匡胤於是跟了衆人。望前而走。一路上但見人烟寂寂。樹木重重。走遍了山徑崎嶇。盤旋曲折。走已多時。不覺出了叉口。已在關西地面進了一座村庄。名叫枯井舖。比那關東另

是一般風景。當時匡胤揀了一個酒舖兒。邀請衆人進去飲酒。吃了一回。衆人謝別。歡歡喜喜各走。趕趁生意去了。匡胤獨自一個。又買了些現成飲食。飽煖了一頓。會還了鈔。方纔走出店門。信步往西而走。只聽得背後有人叫道。公子慢行。小人有話相問。匡胤聽喚。停步回頭。一看見那人生得相貌魁梧。身材高大。年紀約有二十光景。忙忙奔至跟前。匡胤問道。壯士有何見諭。喚着在下。那人道。請公子出了村口。慢慢的講。二人走了多時。來至村市稍頭。見有酒樓。匡胤邀了那人進店上樓。叫酒保取將酒食上樓。二人

坐下。賓主傳盃。餘外無人坐飲。當時飲了一回。匡胤開言問道。請問壯士尊姓大名。仙居何處。今日會着在下端的。有甚事情。就請見諭。那人答道。小人乃史敬思之孫。史建唐之子。名喚史魁。只因劉主登基。父親早喪。小人流落江河。傭工度日。前日忽遇了一位相面的先生。名叫苗光義。他交與小人一箇柬帖兒。叫小人於今日今時。在這枯井舖等候。若遇見一位紅面的壯士。便是興隆真主。將這柬帖送上。所以小人在此等候。不想果應其言。說罷。身邊取出柬帖。雙手送將過去。匡胤接在手中。拆開觀看。只見那上面

飛龍全傳

第十六回

三

寫的是幾句七言詩兒。說道。

枯井舖裏宜早離。

枯水井裏龍怎居。

遇鬼休把錢來賭。

華山只換一盤棋。

空送佳人千里路。

香魂渺渺枉嗟吁。

路逢啞子與講話。

恐惹愚民苦相持。

桃花山上有三宋。

古寺禪林戰馬嘶。

五索州中休輕入。

三磚兩瓦砲來飛。

貶却城隍并土地。

那時依舊在關西。

雁行重叙正相歡。

水泛城垣禍怎離。

關東再與君推算。

眼望陳橋兵變期。

匡胤看了詩詞。半明半暗。一時不解其意。只得收在囊中。開言叫道。史兄。乃是將門之子。在下未曾會面。多有簡慢。史魁道。公子休要謙詞。小人雖聽苗先生囑付。一時恐惹人疑。不敢洩漏。公子日後興騰發迹。小人便來效勞輔助。望勿推辭。匡胤笑道。這些野道之言。史兄莫要信他。我們知己相逢。須當談心暢飲。乃是正理。於是二人重整盃壺。開懷歡飲。彼此各把生平本事。互相剖露。一翻時。已酒深。遂卽下樓。匡胤將鈔會說。同出店門。分別。兩下戀戀不捨。各自情深。史魁無奈何。只得謝別。投往別處去了。後來在五索。

飛龍全傳

第十六回

四

州匡胤有難。前來相救。得能會面。此是後話。按下不提。單說匡胤別了史魁。心下想那柬帖上的言語。起頭兩句。說的枯井舖。枯水井。必竟是那地名不好。故此叫我不可久居。如今且往前面。尋箇宿店安歇了。再作道理。當下離了枯井舖。一路前行。正值暮秋天氣。金風陣陣。透體生涼。正是雲飛送斷雁。月上淨疎林。匡胤獨步踽踽。不覺浩然歎道。我因一時性起。殺了女樂。拋親棄室。避難他方。幸遇大哥三弟。陌路相親。黃土坡前結義。木鈴關外分離。以致投親不遇。日暮途窮。海角天涯。令人增歎。未知行踪何定。歸着何

期一路思想之間。不覺日已沉西。前不巴村。後不着店。舉眼一望。見那北山坡下。却有許多房屋。中間設着一所廟宇。一般的東倒西歪。破敗不堪。即時索行幾步。奔近前邊。見路傍一座石碑。隱隱的鐫着神鬼庄三個大字。匡亂心中暗想道。此處是座村庄怎的這般敗壞荒涼。不知遭了兵火。還是遇了饑荒。所以黎民逃散。房舍凋零。復又走至廟門前。看那匾額。寫着神鬼天齊廟。匡亂不覺發笑道。那座廟裏沒有神。那座廟裏沒有鬼。這庄既叫神鬼庄。爲何這廟也叫神鬼廟。這箇名兒到也希罕。移步進了廟門。看那兩

邊的鐘鼓二樓。俱已坍塌。牆垣榱桷。零落崩殘。又進了二門。仔細看時。只見那泥塑的從人。身體都是不全。千里眼少了一脚。順風耳缺了半身。兩廊配殿。坍塌不堪。殿下丹墀。草叢遍地。將身上殿。見那正中間。供着一位天齊神聖。金光剝落。遍體塵埃。香霧虛無。滿空蛛網。那左右威靈。橫卧東西。鬼判斜倚。真个荒涼淒楚。易動人懷。匡亂點頭歎想道。似此景象。莫說爲人興衰有數。就是神聖庇佑十方。也有个艱難時候。果然陰陽一理。成敗皆然。真爲可歎傷感之間。早已星斗當空。黃昏時際。匡亂走至供桌前。作下一揖。

朝上說道神聖。我趙匡胤投遼關西。只因錯過宿頭。特到尊廟。打捲一宵。後有寸進。自當重修廟宇。再塑金身。說罷。往塔前扯些亂草。將供桌上灰塵。重重抹去。放下行李。將身跳上。枕着包裹。和衣而睡。不覺的呼呼睡着。鼻息如雷。正是

一覺放開心地穩。

夢魂遙望故鄉飛。

匡胤睡在供桌之上。雖然行路辛苦。身體困倦。怎奈此時。正當暮秋天氣。寒風栗烈。直透肌膚。睡未片時。忽而驚醒。翻身定性了一回。耳邊忽聞嘩嘩呼呼。呼么喲六之聲。憑的鬧熱。匡胤想道。這冷廟之中。怎的

飛龍全傳

第十六回

六

有人賭博。聽這聲響。却也不遠。值此天氣寒冷。料也睡卧不着。何不走往前去。看玩一翻。聊爲消遣。主意定了。跳下桌子。手提行李。出了大殿。順着响處。一路行去。望見西北角上。影影露出燈光。緊步上前一看。原來在側首一間配殿裏耍錢。匡胤一時心癢。咳嗽一聲。只聽得裏邊有人說道。兄弟們。我們趁此把傷具收拾了罷。你聽外面有人來了。一個道。果然。我們收罷。這來的人兒。有些不好。又一个道。不要收。不要收。我們正要等他進來。討箇着落。好待出頭。怕他怎麼。匡胤不管好歹。兩三步走進了殿門。只見殿上有

五個人席地而坐。輪流擲色。賭做輸贏。那上面坐着一個紗帽圓領的。抽頭監賭。匡亂暗自詫異道。怎麼做官的。也在這裏設賭。濫取匪財。却不道蕩廢官箴。作法自弊。我如今也不要管他。且自當場隨喜片時。有何妨礙。卽時說道。列位長兄。憑般興致。小第也來一叙。何如。那五个答道。使得使得。卽便挨了一箇空兒。讓匡亂坐下。將包裹放在身旁。叫道。列位。我們既做輸贏。不知賭銀子。還是賭錢。那上面抽頭的官兒。答道。我們銀錢儘有好漢。只管放心。注馬便了。倘遇輸贏。我自開發。匡亂滿心歡喜。告過了。么。就把骰子飛龍全傳

第十六回

七

抓將起來。要擲。下邊的幾家。買上了七八大注。那匡亂擲下盆中。却是箇順水魚兒。開先到底。三七共該輸了二兩一錢。心中不捨。並一並人家。擲了个黑十七。又輸了三注。此時放頭的風快。再不雜手。匡亂輸得心焦。正在發躁。只見頭家說道。且住。我們擲了多時。把這輸贏結一結賬。開發了再擲。匡亂便將注馬點算。共輸了三十三兩六錢。隨卽解開包裹。把銀子稱出。每定計重五兩。共開發了六定。欠下三兩六錢。那放頭的說道。好漢。既然開發。何不一總兒歸清。不如再發出一錠。待下回退算。何如。匡亂依言。復又取

出一錠交與頭家當場。又告子么重新又擲。此回輸該上家先擲。匡胤却把骰子抓在手中。說道：是我擲的下注。倒買一盆罷。下邊的卽便買上兩大錠。當時匡胤舉手擲下。指望開快。滿贏不期那骰子在盆中滴溜溜的旋旋了一回。先望四個二。然後又是兩個么。那上家正要掠起骰子來擲。那匡胤輸得急了。一心要賴。將手攔住。那上家說道：你擲的是一果頭兒。理該我擲。爲何把我攔住。匡胤道：我擲了這箇大快。你爲甚又擲。那人道：五箇一色。六箇一色。方算得輸。贏你擲的是四個二。兩個么。名爲呆頭名色。非又非。

飛龍全傳

第十六回

快爲甚麼不許我擲。匡胤微微吟笑道：你們雖會賭錢。却沒經過陣場。連那名色兒都不認得。還賭甚錢。那人道：你又來了。這的骰子。有甚名色。反說我不認得。匡胤道：原來你們果不識得。我這骰子名爲果快。又爲巧色。待我把這骰子的名色。逐項兒說與你們。方纔知道。

若擲四個六。一個四。一個二。名爲錦裙襖。有么有五。名叫脫爪龍。又叫蓬頭鬼。若兩個三。名爲雙龍人海。若擲四個五。一個么。一個四。名爲合着油瓶蓋。有二有三。名叫穿破蓮蓬。若擲四個

四。兩個二。名爲火燒。隔子眼。有么有三。名爲雁
脚火內丹。若擲四個三。一個二。一個么。名爲折
足雁。若擲四個二。兩個么。名爲孩兒十。

這些名色。都是有贏無輸的大快。我擲的便是孩兒
十。已是贏了。你何爲又擲。那人聽了。只是不依。彼此
爭嚷不休。那頭家說道。老二。你也不必爭嚷。這好漢
說來。句句都是有理。這一盆。算你輸了罷。你們打上
注。重新再擲。便見高下。匡亂聽了大喜。遂又打上了
十錠注馬。抓起骰子。又擲。那下家也便買上三錠。匡
亂擲下看時。却是三個六。兩個二。一個么。下家說道。

飛龍全傳

第十六回

九

如今真也輸了。却沒得說。伸手過來要取注馬。匡亂
將手擋住道。今翻原是我贏。你不將銀子配我注馬。
反來強取。是何道理。下家發極道。你擲的是四臭。怎
麼倒說是贏。匡亂哈哈大笑道。我說你們果是沒經
過陣場。名色不知。強來與我戲賭。我且再把這骰子
明白說與你聽。方纔信我。凡係四點六點七點爲父。
只有這個五點。稱爲奪子。我擲的是個四開大快。如
何不算我贏。那頭家聽了。又說道。老五。你賴他不過。
也不必說了。叫他打上了銀子。你便再擲。匡亂聞言。
暗暗歡喜。即便打上了十二錠銀子。舉手又擲。看官

們明理。骰子的果不必細說。但說書的不得不歷舉名色。畧爲指陳。雖非妄憑臆見。牽扯荒唐。然從古相沿。亦非無據。不過依樣葫蘆。道聽途說而已。相聞傳流的六箇骰子。辨別輸贏。以五子一色。六箇全色。名爲大快。其餘除了三同不算。那三个十點以上者爲贏。十點以下者爲輸。還有對子。么二三。名爲順水魚。也算爲輸。凡五點奪子。四呆外快。古時並作輸論。只因趙太祖少遊關西。遇賭輸急了。強爭贏注。所以傳到如今。那天下人都算爲快。閑話表過不提。只說匡亂又打上了算馬。抓起骰子又擲。下邊的又打上幾

飛龍全傳

第十六回

十

注。匡亂擲了三个四。三个六。名爲鴛鴦被。四六加開。贏了七注。又打上了這一家。共有二十一錠。下家又要出注。匡亂把骰盆一推。說道。會耍不會揭。必定是死血。你們要賭算。結了再賭。一家贏三家。共贏了五十三錠。那帳家有銀子的歸了銀子。沒有的把錢准抵。每錠該在錢五貫。一時間銀錢堆滿。匡亂見了心中暗自歡喜。正是合着那古語二句。說道。

贏來三隻眼

輸去一團糟

匡亂贏得性起。那里肯住。從新又告了么兒。又擲。那五家一齊下注。叫聲好漢。若有造化。這一擲兒贏了

我五家若沒有造化輸了便是我們五家贏你一家說過的。你我都不許悔賴。你可願也不願。匡胤道。你們既有此心。只管下注。我便一齊都擲。說罷抓起骰子。向那盆中嘩嘩的一聲。擲將下去。只見先望了三個四。那三個却又滾了一回。滾出了一個二。兩個么。這名兒喚做毗牙紅臭。匡胤擲了這一盆。心下着急。想道。他五家一齊贏了。我那裏有這許多銀子開發。輸去財帛。不甚打緊。只是弱了江河走閩之名。日後有何面目。再與天下人說長道短。我如今不如咬定牙。只得硬賴。胡胤見了目前名目。再做道理。想定主意。故意拍掌呵呵大笑道。這一盆骰子。擲得爽利。真是難得。纔算贏得快活。那五家聽說。都發惱起來。把骰盆擡住問道。你擲的是毗牙臭。怎麼反說是贏。方纔五點兒臭。被你賴去。這四點兒臭。又稱他奪子不成。匡胤道。你們總沒經過陣場。別的名兒不識。連這箇遍奪子。也不認得。還要在此耍錢。便把骰盆推開。就去捨錢。這五家兒。那個肯依。開的一聲齊齊跳起身來。撐撐擦擦。便有爭攘之意。這正是

運蹇人逢鬼

時衰鬼弄人

匡胤一見雙肩倒豎。二目睜圓。開口罵道。小輩囚徒。

你可去汴梁城中打聽打聽我趙匡胤不是慈悲主顧。軟弱娃兒。憑你什麼所在。輸了不給。贏了要錢。賭場中誰敢不讓我三分。勾欄院一十八口御樂。止供我劍上一時之快。銷金橋私稅的土棍一家兒。也在我掌上捐生。罕希你關西這一顆兒野民。值得甚事。說罷輪拳便打。那五家兒一齊嚷道。我們從來在此賭錢。並不曾遇着你。這等賴皮。贏了要錢。輸了便賴。還要想搶我們的銀錢。你這賴皮。怎肯饒你。亦便動手亂打。彼此正在喧鬧。只見那上面的頭家。立起身來。一聲唱道。你們也忒覺性躁了些。全然不按事體。

飛龍全傳

第十六回

七

他乃宋家的領袖。怎可動手。你等兩下。也不必廝爭。吾有主意。與你們和解。只因有此一翻舉動。有分叫。目前來那氛侵擾之災。身後定不入版圖之地。正是。饒君大任非常士。難免旁求虛引端。

畢竟頭家有甚主意。且看下回分解。

史魁送東。尚屬途人。匡胤延賓。便爾如故。其於款曲殷勤。不亞明良遇合。千古快心之事。於此畧見一斑。

昔人言神道靈。小鬼興。此論大是有見。蓋神之靈。非神之靈。時爲之靈也。鬼之興。非鬼之興。運

爲之興也。猶夫人之顯達非人之顯達亦時運爲之顯達也。是時也運也天之所主也於神乎鬼乎人乎。何與以觀天齊廟之荒廢也亦荒於時耳。廢於運耳。猶夫匡亂之困阨也亦困於時耳。阨於運耳。夫天齊廟之荒廢特盛衰之偶然耳。亦何與於匡亂之困阨哉。顧不探其珠烏識龍潭不得其子焉。知虎穴挾其髓可得其神揣其本可齊其末。蓋天齊廟之荒廢卽以况匡亂之困阨也。故天齊之清廟無異於匡亂之寂寥天齊之傾頽無異於匡亂之風霜天齊之香斷

供絕無異於匡亂之離友拋家陰陽一理誰可幹旋。成敗皆然孰能移易則匡亂之歎也亦自知之明也。其自知之明亦知夫時爲之困也亦知夫運爲之阨也。夫使困也阨也而不歸之時不歸之運則舉天下之大盡人而可以怨天盡人而可以尤人亦何必言待時而動應運而興哉。

宿廟賭錢亦不過一時遊戲之技平時放蕩之行有此一翻便可接上華山一節故事不至境枯勢窘橋斷爐冷地步。文家故作紆迴寬步養

局之法也。余自幼嚴命舉業不涉遊藝故於博奕之類一切無關果不免當代賢者斥指爲鄉人駮子之名良足慚也。今之節錄此傳雖不是原稿畧顏綯染然亦不敢輒生菲薄妄肆譏評故此回之擲色多名惘然莫解祇惟脫稿而已。世之明理者毋以此爲藉口爲幸也。

第十七回

褚玄師求丹療病。

陳搏祖設棋輸贏。

詞曰

寂寥村廟夜偏長。角技陶情待曙光。身染浮災
扶不起。黃冠暗濟。丹藥有餘香。恍人瑤臺觀
不盡仙鄉。欣懷博奕較誰強。徬徨一着爭先失
須降。到此惟教笑滿場。

右調定風波

話說那頭家見匡胤與五人爭論輸贏。各相混打。卽
飛龍全傳 第十七回

忙立起身來把五人喝住。不許動手。便將好言相勸。
匡胤道。方纔四果頭賴做巧兒。五點臭爭是奪子也。
便罷了。這吡牙臭委是好漢真輸。再無勉強。論理該
把銀錢照注給付他們。纔便正道。何必怒鬧相爭。如
或好漢銀錢不足。止把一半兒分依他們。也便沒得
說了。血惡逼足了不成。匡胤喝道。你頭家只顧抽頭。
肥已罷了。誰要你出頭多嘴判斷輸贏。你便幫着自
己顛件欺侮外人。將這軟款話見說我。想望打發他
們。實對你說。要我趙匡胤分毫給付。萬萬不能。只等
我的日後。重孫兒手內。纔有你們的分哩。那頭家說

道是了。既是好漢有了日期。便是親降綸音。再無更變。你們各奔前程去罷。待後期到。纔可取償。說了這一句。只聽得遠遠地山雞遍唱曙色初光。匡胤還待開言。忽聽一聲胡哨。那殿上的六人轉眼間。俱都不見了。四下張望。杳無影跡。不覺打了一個寒噤。一陣昏迷。倒在塵埃。沉睡去了。且說這賭錢的。乃是五個魑魅惡鬼。這抽頭的。乃是監察判官。因符上天垂象。該應這五鬼托生混世。因此來至天齊廟。與這監察判官。做了一路神祇。每常裏作福作威。攪得這村庄上家家都怕。尹尹不寧。那衆人就將這庄。稱爲神鬼飛龍全傳。

第十七回

二

庄。又把這廟也稱爲神鬼天齊廟。後來攪擾得晝夜不堪。人人無可存身。只得四散而去。只剩下空空庄子。那五鬼與這判官。等候太祖龍駕到來。他便設局引誘。要求封號。不期太祖說了重孫兒身上。這五鬼卽當奉了御旨。各自散去。後來徽宗皇帝。便是太祖的重孫。將半壁的天下。與大金佔去。就應在五鬼轉世托生。一个是粘沒喝。一个是二鱗牛。一个是金大賴。一个是婁室。一个是哈迷痴。那監察判官。轉生秦檜。一邊外來侵略。一邊內托議和。遂把大宋江山。分了南北。皆因太祖今日賭錢之過。此是後話。不必贅

提。且說匡胤當時昏倒在地。直至日上三竿。方纔漸
漸蘇醒。把眼一睜。只覺得渾身作痛。腦袋發眩。慢慢
地將身立起。舉眼看那上面塑着一位判官。傍邊塑
着五個小鬼。都是一般的兇惡之相。又見金銀紙錢。
鋪滿一地。紙糊骰盆。丟在一傍。匡胤看了。甚是驚駭。
暗暗想道。可煞作怪。難道昨晚賭錢。就是這五個惡
鬼抽頭的。敢是這箇判官。畱神細照。越看越像。忽然
想起苗光義。東帖上的言語。說遇鬼林挾錢來賭。今
日看將起來。果應其言。苗光義的陰陽。都已有准。思
思想想。害怕起來。又見輪的七錠原銀。尚在地下。卽
便拾將起來。藏入包裹。背上行李。離了天齊廟。竟望
關西路徑而走。一路行來。只覺得渾身冷汗。遍體發
燒。頭重眼昏。心神恍惚。走一步。挨着一步。行一程。盼
着一程。強打精神。往前行走。只見前面一座高山。甚
是險峻。但見

飛龍全傳

第十七回

三

礮峒聳巖峻。石危峰。陡絕的是峭壁懸崖。逶迤
的乃巖流澗。瓜。蒼鬱樹色。一灣水。了一灣。迎濕
驟泉聲。幾派欲殘。幾派起。青黃赤白黑。點綴出
嫩葉枯枝。角徵羽宮商。唱和那驚湍細滴。時看
雲霧鎖山腰。端爲挿天的高峻。嘗覺風雷起巖

足須知是秘地的深幽。雨過翠微。數不盡青螺萬點。日搖頰。蔓錯認做玉鳥頻移。

當下匡胤掙扎前行。來至山脚之下。見有一座叢林。那山門上。鐫着神丹觀三字。緊步奔將進去。剛到了正殿。只見裏邊走出一位道者來。見了匡胤。上下觀看了一回。說道。君子。你貴體受了鬼邪之氣了。這病染得不輕。雖無大患。終有啾唧之虞。且請到後面臥室歇息。遂將匡胤領至後邊。用手指道。君子。你就在這卧榻上。權且安歇。貧道往一箇所在。去取了丹藥。少時就來說罷。移步轉身往外徜徉而去。匡胤走

飛龍全傳

第十七回

四

至卧榻之前。放下行李。眠在榻上。悠悠忽忽。昏迷不醒。且說這求丹的道者。出了山門。緣着山脚。層層的步上山去。這山果是高峻。憑般層疊。乃是天下最有名的。屬於陝西華陰縣管轄。名爲西岳華山。山上有箇仙洞。名叫希夷洞。洞中有一位得道的仙翁。姓陳名搏。道號希夷老祖。這位老祖。得龍蟄之法。在睡中得道。所以一生最善於睡。能知過去未來一切典廢之事。這神丹觀的道者。就是徒弟。姓褚名玄。也有半仙之體。因此老祖。今他在山下觀內。一來焚修香火。二來等候匡胤。當時褚玄進洞。來見老祖。禮拜已畢。

老祖問道。你不在觀內焚修。今來見我。有何事體。褚
玄稟道。啓上我師。今早觀中來了一個紅臉的壯士。
身帶微災。行步恍惚。弟子細看。此人相極尊貴。無奈
着了鬼邪之氣。現在昏沉。理當相救。故此求取仙丹。
望老師慈悲憫賜。那老祖聽了此言。拍手大笑道。好
了好了。香孩兒可也來了。今既在你觀中。身帶浮疾。
貧道理當救之。你且隨我進來。那褚玄跟至丹房。只
見老祖取過葫蘆。傾去了蓋。倒出一粒金丹。托在手
中。遞與褚玄。說道。徒弟。你將此丹回去。只用井水一
鍾。將藥研化。灌入口中。便能即愈。待他將養幾日。神

飛龍全傳

第十七回

五

完氣足之後。休叫放他就去。可引來見我。須要如此
如此。我自有的話說。褚玄領命。答應一聲。出了洞府。下
了高山。來至觀中。卽着童兒去取井水一鍾。再取一
根快子。童兒不敢遲誤。登時把二物取至跟前。一齊
來至臥室之內。見那匡胤兀是昏沉不醒。如醉卧一
般。褚玄將丹藥如法調和。師徒二人。把匡胤攙將起
來。用快子撬開牙關。將丹藥慢慢的灌將下去。仍復
睡好。那藥透入三關。行遍九竅。須臾之間。只聽得腹
中作响。口內呻吟。復又半盞茶時。匡胤漸漸醒來。口
內連叫好睡。張眼一看。見面前立着一位道人。一个

童子心下不知所以。疾忙問道。敢請道長何來。此處是何所在。不知在下怎的到此。望乞指教。褚玄道。此處乃是西岳華山。這裏稱爲神丹觀。今早君子帶病降臨。貧道細觀貴恙。受了鬼邪之氣。十分沉重。爲此特往家師洞中求取丹藥。療治浮災。今得安愈。誠可慶也。不識君子尊姓大名。仙鄉何處。會在那里經過。遇此鬼邪。敢望一一指示。匡胤聽了。褚玄醫病等語。卽時跨下榻來。施禮稱謝。褚玄慌忙答禮道。貴體尚在虛弱。何必拘禮。彼此分賓坐下。匡胤遂把鄉貫姓名。避災遇鬼。及賭錢爭毆之事。細細說了一遍。褚玄

飛龍全傳

第十七回

六

道原來就是趙公子。久仰大名。失敬失敬。公子方才說的那神鬼庄。真乃一箇冤險去處。當初原有人家居住。因爲天齊廟內出了這五箇惡鬼。初時還到天晚出來。後來漸漸白日現形。把這些百姓攪擾得。老少害怕。坐卧不安。只得各各分離四散。所以此庄無人居住。虧殺了公子住這一晚。若非大福之人。恐怕性命難保。今公子逢凶化吉。貧道不勝之喜也。匡胤道實賴仙長扶持。感恩銘刻。但不知仙長貴姓尊名。令師是何道號。褚玄道。貧道姓褚名玄。就在這神丹觀內焚脩香火。家師道號希夷。就在山上居住。善能

相法不爽窮通待貴體全安。貧道意欲相屈上山。與家師一會。不知尊意如何。匡胤道。若得仙長引領上山。叅見了尊師。倘蒙道心不吝。指示迷途。便是仙長所賜。在下之萬幸也。兩下談論了一回。就有童兒送過香茗。賓主各飲畢。褚玄分付童兒備飯。那童兒登時把飯收拾進來。擺在桌上。只見那擺的餽饌。祇用四品素食。甚是潔淨。又因匡胤病體初痊。只用希粥。二人用過之後。纔便做去。自此褚玄把匡胤留在觀中調和保養。不上幾日。匡胤精神康健。復舊如初。這日邀了褚玄一齊出了山門。緩緩步上山來。四下觀

看真的好一派山景。但見麋鹿啣花。猿猴獻菓。樵子担柴歌唱。徹童兒煉藥火功深。匡胤正看之間。耳邊忽聽下棋之聲。抬頭一望。只見遠遠地。山洞之前。坐着兩個老者。下棋消遣。匡胤見了。滿心歡喜。叫聲仙長。你看那邊。山人下棋。直乃幽閑樂趣。千古高風。我們趁今天色尚早。且去觀玩片時。然後叅謁尊師。諒亦未晚。褚玄道。使得。貧道自當相陪。二人緩步而行。須臾來至洞前。只見那洞前松栢叅天。遮遍了日色。這兩個老者。倚松靠石。對面而坐。居中却有一座白石檯。檯上擺着一個白玉石的棋盤。上面列着三十

二箇白玉石的棋子。一邊鐫着紅字。一邊鐫的黑字。正在那裏各爭高下。共賭輸贏的對奕。匡胤悄悄爾。站在使黑棋的老者背後。暗暗觀看。只見那使紅棋的。老者。用了个捨車取將之勢。把這紅車放在黑馬口裏。哄他來吃。那黑棋的。老者。正待走馬吃車。匡胤在背後不覺失口。猛的說聲。走不得。那對面使紅棋的。老者。把匡胤一看。聽了一聽。低頭不語。這黑棋的。老者。聞了匡胤之言。把馬按下不走。細細將滿盤打量一翻。點頭會意。這紅車果然吃他不得。但自己若閃開了馬。又怕紅砲吃了象去。這個也是輸局。再無解救。復又摹擬了一回。忽然看出紅棋的破綻來了。他便不將馬去吃車。也不把馬動移。另將別着行走。不消幾着。反贏了紅棋。那紅棋的。老者。輸了。側身往傍邊提出一隻布袋來。伸手取了兩錠金子。遞與贏棋的。老者。收了。從新擺整了棋。又下。那紅棋。老者。未曾起手。先開口說道。那多嘴的。你看棋盤中間。寫的是什麼言語。匡胤聽說。定睛望盤中一看。只見那河界上。兩邊對寫着兩句道。

觀棋不語真君子。

看着多言是小人。

匡胤起初看時。只留心在棋上盤桓。所以不曾看到。

這兩句話兒。如今這老者輸了。未免畧有愠心。只把這兩句兒說明與他。免得再有多言。饒舌之意。只是從來的通弊。當局者迷。傍觀者清。看官們於此。那位肯見輸不救袖手傍觀。卽或不致明言取怨。那牽衣號嗽。暗打機關。種種薄行。在所不免也。閑話休提。只說匡胤當時。見了盤上之詞。心下想道。原來他們將銀子見角勝。並不空自消閑。這兩錠金子非同小可。因我一言指點。贏棋反作輸棋。怎禁他嗔怪於我。他旣怪我。不免待我再看些破綻。也指點他一着。贏了轉來。便可準折了。暗想之間。那兩個老者重新又着

飛龍全傳

第十七回

七

此盤該是黑先紅後。當下兩個各自布置起來。你一着我一着。下到七八着上。只見那使紅棋的老者。提砲要打黑卒。匡胤免不得又要多說了道。空打無益。且顧自家。那紅棋的老者。纔把自己的棋勢。細細一看。閃着一箇雙馬。掛槽的輸局。連忙放下了炮。挨那馬眼。那黑棋的老者。回頭把匡胤瞧了一瞧。開言說道。紅面君子。你忒也不知見景了。難道沒有一個耳信的。請你不要多嘴。你偏要多嘴。既是這等高棋。敢來與我下三盤。纔算是個好漢子。匡胤乃是天生的傲性。如何受得這樣言語。不覺微微冷笑道。老者。你

這等高大年紀也覺得太傲了。怎麼就小視於我。我就與你下三盤。亦有何妨。那紅棋的。老者說道。二位既要下棋。先要講定。不知是賭金子。還是賭些銀子。匡胤道。吾乃過路之人。那有黃金。只賭銀子罷。這箇老者說道。既然只賭銀子。我們可定了規。每盤必須彩銀五十兩。無欠無賴。方纔與你對奕。匡胤聽言。只認了這老者。把銀兩來壓他。便應道。就是五十兩一盤。說罷。那老者讓匡胤是客。送過了紅棋。匡胤就在那紅棋的位中坐下。二人擺好了棋。紅先黑後。兩下起手而行。這使紅棋的。老者翻着手。在傍觀看。只見

匡胤起手先上土。

那邊老者就出車。

紅棋又走當頭炮。

老者出馬把卒保。

匡胤使個轉腳馬。

黑棋便用將來追。

你上卒來我飛象。

紅家喫馬黑吞車。

演就梅花十八變。

無窮奧妙少人知。

棋逢敵手難藏巧。

兩下各自用心機。

老者捨車來取勝。

匡胤入了騙局中。

只因一着失了手。

致使黑棋勝了紅。

頭一盤就被老者贏了。匡胤心中不伏。說道。這一盤我和你賭一百兩。老者道。就是一百兩。難道我怕你

不成。從新又把棋來擺好。該是贏家先走。只見這老者。偏又走得變化。但見他

不走馬來不發砲。

先挺一卒在河邊。

匡胤那曉其中意。

兩脇出車要占先。

黑棋雙使連環馬。

紅棋舉砲便相研。

老者又把棋來變。

變成二士人桃園。

車坐中心卒吃將。

贏了紅棋第二盤。

匡胤一連輸了兩盤。心中發急。肚內尋思。向在汴梁下棋。我爲魁首。怎麼到了關西。便多失勢。輸去財帛。不過小事。弱了名聲。豈不被人談笑。這一盤一定要

飛龍全傳

第十七回

二

與他相並。把本兒翻了。纔好想罷主意。開言說道。老者這一盤。我便和你相賭。把這兩盤的。一百五十兩彩銀爲並。你若再贏。我便照數給銀。我若贏了。把先前兩盤退去。你道何如。老者笑了一笑道。憑你什麼法兒。我總不怕。依便依你。只是還有一說。此一盤。你若贏了。還好。若是再輸。連前兩盤。共是三百兩銀子。只怕你拿不出來。那時不但費氣。只恐還要討羞。匡胤聽了這般言語。欲要發作。又是翻本的心盛。只得忍氣吞聲。說道。你這老者。休得小視於我。我們既賭輸贏。只管放心下去。何必多言。那老者又道。不然。我

們空口說話。是無實據。此盤棋。必須設立監局。方纔各無翻悔。就煩那使紅棋的。老者在傍監局。此時褚玄也在傍觀。不敢言語。那老者又把棋兒擺好。纔要起手。忽又說道也罷。本該我贏家先走。如今讓你先行。使無別說。匡胤聽言。滿心歡喜。忖道。我今先着。難道又輸了不成。遂加意當心。將棋布置。只見他。

飄象先行保自宮。

敵人仍把卒來冲。

紅棋提砲相照應。

黑着空虛設局鬆。

匡胤運籌多實濟。

互相吞併在盤中。

紅棋算盡能必勝。

誰知此老計謀通。

飛龍全傳

第十七回

三

重重只把卒來走。

逼近將軍用力攻。

着成四馬投唐勢。

一卒成功贏了東。

這一盤。匡胤滿望成功。誰知又被老者贏去。只氣得日定口呆。煙生火冒。思想今日上山。却不曾帶着財帛。這三百銀子。將甚麼給付與他。左右尋思。並無計較。只得說道。老者。方纔這盤本是我贏。被你錯走了一着。反叫屈我輸了。這却空過了不算。要賭銀子。我們再着。那老者聽了。變臉道。你說甚的話兒。方纔你我對下。乃是明白交關。那不錯走。你却要賴我。便不肯與你賴。匡胤道。你委實屈我輸了。却不肯再着。只

得把先前兩盤一齊退去。那老者道：「你這話一發說得荒唐。全不似那堂堂男子做事光明。直把別人認做孩童。由你哄騙。不瞞你說。我方纔實防你反覆。故此設立這監局的做証。你既着了要賴。這監局設他何益。匡亂聽言。正待回答。只見那監局的在傍微微冷笑。叫聲紅臉的君子。古語道得好。說是好漢兒吃打不叫疼。又道願賭願輸。我們在此下棋。又非設局兒騙人財帛。這是君子自己心願說定無更。既然輸了。該把彩銀發付。纔是正理。偏又費這許多強辨。希圖一賴。我們年老的人風中之燭。又與你毆打不過。只算把這項銀子救濟了窮民。佈施了餓漢。做了一樁好事罷了。只是可惜了君子。現放着軒昂的身兒。光彩的貌兒。頂了這不正之名。傳了那無行之諱。自己遺羞。還被別人笑話。這監局的把這一篇不癢不疼的說話。說得匡亂無名。高放煙霧騰空。有分付。三局殘棋。祇畱得數行墨跡。一時義舉。却消了幾處烟塵。正是

片舌嚴於三尺劍。

單身酷似萬人騎。

不知匡亂怎生發付。且聽下回分解。

五鬼托世本當刪去。奈因判官投生。似有機旨。

故連類而及之。蓋論者擬以秦檜乃文曲下凡。夫文曲者。在天司文章之命。在世爲忠正之臣。光耀文明。大非凶威等星所比。而秦檜乃身處中朝。心向外虜。姦宄不法。罄竹難書。萬世而下。人猶髮指。烏有文明之宿。降世變爲姦宄之臣哉。回中特書判官轉世爲秦檜。直指由來。已非正類。推情揆理。不致離經。予故備載而不刪存。此以闢人言之謬也。

昔人謂得丹知劍。得劍知丹。甚矣丹之不可不得也。夫得其丹。可以滋生。可以養淳。可以固本。

飛龍全傳

第十七回

而延嗣。推之運精神以應世。勞思慮以接物。靡不一本於此也。乃觀夫匡亂。天齊廟之賭錢。丹之燥也。西岳山之奕棋。丹之塌也。五鬼之局。誘竊丹之餘也。老者之勝算。具丹之全也。推之觀以丹名疾。以丹愈。因丹以識龍潛之遨遊。由丹而睹仙踪之丰采。丹卽是人。人卽是丹。猶夫得丹知劍。得劍知丹之義也。則丹之不離於人也。概可見矣。吾願天下之人。當亦顧名思義。而一想夫丹之得爲巫。則可耳。

博奕之法。譜訣甚夥。前人詳載盡矣。大都總以

多算爲勝。多算可揅。必勝之理。不算卽來。敗北之恥。匡亂之見。輸雖云仙。凡之隔。然未免自持。廣高漫行。欺敵。以致再三之負耳。對奕之勝負。必待匡亂之指點而定。並非二老茫無見解。因人成事。蓋必故作破綻。以待指陳。然後可移花接木。李代陶姜。三盤之勝負。旣定。一榻之睡卧。方安。此等安排。都在上文。如此如此。中之定着也。閱者其有會心乎。

第十八回

賣華山千秋畱跡。送京娘萬世英名。

詞曰

名山青翠如常路。要遊時。踟躕步。梵宮靜煉同雲卧。餐松飲露。泉壑烟霞。堪使行人慕。只爲爭雄博幾度。一時負。却誰容怒。穩將山洞憑君卧。隱中相募。畱跡昭彰。錯笑他人誤。

右調青玉案

話說趙匡胤在西岳華山與那老者對下象棋。不想

飛龍全傳

第十八回

連輸了三盤。一時要賴。反被這監局的說了許多不疼不癢的話兒。只氣得敢怒而不敢言。自知情虧理屈。難與爭強。只得說道罷了罷了。只當我要錢擲了个黑臭。你們也不必多言。待我下山。到神丹觀內把銀子取來打發。便也了賬。老者道君子。你休要指東說西。我怎得知。那裏是神丹觀。你若哄我走了。又不知你的姓名住處。叫我到那裏來尋。輪奐不離方寸。就在此間開發。匡胤道也罷。就煩觀主代我去取。一同頭不見了。褚玄左右照看。都也不見。此時走又走不脫。張又賴不成。急得只是搓手擲脚。無主無張。那

老者登時發怒道。我們在此下棋。誰要你來多嘴。又自逞能。強賭輸贏。既輸了三百銀子。故意粧愁不給。欲圖悔賴。若在別處。有人怕你。我這關西地面。却數不着你。你既不肯給銀。倒不如跼了箇頭。饒你走路。只當買箇雀兒放生。這一句。罵得匡胤滿面羞慚。心中火冒。欲要動手。又恐被人知道。說我欺貧年老之人。只得把氣忍了下去。那監局的道。紅面君子。我們下棋的輸贏。都是正氣。你既不带財帛。或者有什麼當頭。畱下一件。然後你去取那銀子。免得爭持。匡胤道。你這老人家。也沒眼力。我乃過路之人。那有當頭。

總把渾身上下衣服與他。也不直三百兩銀子。贏棋的老者道。誰要你的衣服。憑你什麼五爪龍袍。我老人家也不希罕。你家可有什麼房產地土。寫下一庄與我方纔依允。若沒有產業。或指一條大路。或將一座名山。立下一張賣契。也就算了。匡胤聽了。心下想道。常言說有志不在年高。無志空長百歲。你看那一家有大山大路。惹火的年紀。原來是個痴子。待我混他一混。說道。老人家。你既要大山。我就把這座華山。寫與你何如。老者道。我正要你家這座華山。可快快寫來。匡胤道。紙筆不便。你去取來用用。老者道。誰有

工夫去取紙筆。不論什麼石頭劃上幾句。也就罷了。匡胤聽了。又自暗笑道。真正是個痴人。石上劃了字跡。如何算得憑據。遂瞧了一瞧。見面前有一塊峻壁危峰。下面到也平正可劃。遂拾一塊石片。又問老者尊姓。老者道。老朽姓陳。匡胤便向石壁上劃道。

東京趙匡胤。爲因無錢使用。情愿將華山一座。賣與陳姓。言定價銀三百兩。永遠爲陳姓之業。並無租稅。恐後無憑。石山親筆賣契爲証。

匡胤把賣契劃完。那山神土地見真命天子。把華山賣了。留下字跡。萬古千秋。誰敢不依。就把石上白路。

飛龍全傳

第十八回

三

兒登時的變了黑字。比那墨寫的更加光耀。此

亂只當兒戲。不過哄騙權宜之計。誰知後來陳

登了大寶。這華山地畝錢糧。並不上納分文。到了

真宗之時。聞華山隱士陳搏。乃有道之人。遣中使徵召進京。欲隆以爵祿。陳搏不應。真宗怒責之道。

江山盡屬皇朝管。不許荒山老道眠。

陳搏笑對中使道。

江山原屬皇朝管。賣與荒山老道眠。

遂引中使看了太祖的親筆賣契。中使只得回朝覆旨。真宗聽知是他始祖賣的。不好屈他。只得任他高

豈此是後話。表過不提。只說匡胤割完賣契。仔細一看。初時原是白路兒。頃刻間卽變成了黑字。心下驚疑。把手中石片擲下。正要回頭與老者說話。舉眼見了褚玄。便問道。仙長方纔那里去了。褚玄道。因爲走得口渴。往澗邊吃口泉水。致有失陪。匡胤道。不知令師在於何處。我們快去泰過便好下山。褚玄把手指道。這一位就是家師。匡胤大驚道。怎麼就是令師。小可幾乎錯過。說罷。就要執了弟子之禮拜見。老者那里肯依。遜了多時。原行賓主之禮。又與那監局的也叙過了禮。匡胤遂問老者名氏道號。那老者道。貧道

飛龍全傳

第十八回

姓陳名博。別號希夷。不知賢君貴姓高名。匡胤道。愚下姓趙名匡胤。表字玄朗。陳搏道。原來就是東京的趙大公子。久仰英名。如雷貫耳。今不得見三生有幸。方纔早知是公子。怎敢相對下棋。多有得罪。幸勿掛懷。那石上的字跡。使人觀見不雅。公子可擦去了。休要畱下。匡胤當真的走將過去。擦磨。誰知越擦越黑。如印板印就的一般。那監局的老者道。不必費力。畱了在此。做个古跡兒罷。匡胤只當戲言。那里曉得這話確確的應驗。那華山的字樣。至今隱隱兒依稀。何在。當時匡胤叫聲仙翁。某聞令徒稱揚大法。相理推

尊愚下敢懇一觀。指點前程凶吉。則某不勝幸甚。陳搏道休聽小徒之言。道那理會得。我有一箇道友。相法甚高。那邊來了。匡亂回頭觀看。那兩個老者化一陣清風。忽然不見。止見一張柬帖在地。匡亂拾起來。細細觀看。只見上面寫着的。

貧道陳搏書奉趙公子足下。適因清閑無事。特邀西蕭岳山仙翁。遣與下棋。木候行旌。乃希厚惠。不意三局倖勝。妄竊先聲。果承慨賜華山。稅糧不納。貧道穩坐安眠。叨光無盡。謝謝。因思愧無所報。妄擬指陳。細觀尊相。貴不可言。畧俟數

秋。登雲得路。惟時漢畢周興。雀兒終祚。陳橋始基。才得天水興隆。燭影搖紅。便是火龍升運。俚言奉達。伏望詳泰。

匡亂將柬帖反覆看了數遍。止明白前半之言。後半不解其意。遂把帖兒藏在身邊。謂褚玄道。令師真乃神仙。幸遇幸遇。只是輸與三盤棋子。倒被令師暗笑。褚玄道。偶爾見負。老師何敢取笑。說罷。遂與匡亂一齊下山。同至觀中。天色已晚。道童送上夜膳。二人飲了。各自安歇。次日匡亂收拾行李要行。褚玄百般苦留。道公子貴體。尙未全愈。不宜遠行。須再將養數天。

再行未遲。匡亂見褚玄誠意相留。只得住下。不覺又過了數日。身體復舊如初。這日褚玄不在。獨坐無聊。遶殿遊觀。信步而行。來至後面。只見是個冷靜所在。却有一間小小殿宇。殿門深鎖。寂靜無人。匡亂前後觀玩了一回。正欲回身。忽聞殿內隱隱哭泣之聲。甚是淒楚。匡亂側耳細聽。乃是婦女聲音。心內暗想道。這事有些蹊蹺。此處乃出家人的所在。原何有這婦女藏匿在內。其中必有緣故。方欲轉身。只見褚玄回來。匡亂一見火發。心焦氣沖。沖問道。這殿內鎖的是什麼人。褚玄見問。慌忙搖手道。公子莫管閑事。匡亂

聽了。激得爆跳如雷。大聲喊道。出家人清靜無爲。紅塵不染。怎敢把女子藏匿。是何道理。褚玄道。貧道怎敢。是故僧俗不相關。總勸公子休要多事。免生後患。匡亂一發大怒道。爾既幹此不法之事。如何還這等掩耳偷鈴。欲要將我瞞過。我趙匡亂雖承你款留調養。只算是筒私恩小惠。今遇這等非禮之事。若不明究。非大丈夫之所爲也。褚玄見匡亂這等怒發。量難隱瞞。只得說道。公子不必動怒。其中果有隱情。實不關本觀之事。容貧道告稟。此女乃是兩個有名的响馬。一箇叫做滿天飛張廣兒。一箇叫做着地滾周進。

不知那裏擄來的。一月之前。寄在此處。着令本觀與他看守。若有差遲。要把觀中殺個寸草不畱。爲此貧道懼禍。只得進朝。望公子詳察。匡胤道。原來如此。那兩個响馬。如今在於何處。褚玄道。他將女子寄放了。又往別處去勾當。匡胤道。我實不信你。那強人旣擄此女。必定貪他幾分顏色。安有不姦不淫。寄放在此。竟自飄然長往之理。如今我也不與你多言。只把殿門開了。喚那女子出來。待俺親自問他。一個衙細。褚玄無奈。只得叫道童取鑰匙來。把殿門開了。那女子聽得開鎖聲响。只認做強人進來。愈加啼哭。匡胤見

飛龍全傳

第十八回

七

殿門已開。一脚踏進裏邊。只見那女子戰兢兢的。躲在神道背後。匡胤舉目細觀。果然生得標致。

眉掃春山。眼藏秋水。含愁含恨。猶如西子捧心。欲泣欲啼。却是楊妃剪髮。窈窕丰神。芍藥鴻飛。怎擬鷓鴣天。娉婷姿態。輕盈。月宮罷舞。霓裳曲。天生一種風流態。更使丹青描不成。

匡胤好言撫慰道。俺不比那邪淫之輩。你休要驚慌。且過來把你的家鄉姓名。訴與我知。誰人引你到此。倘有不平。我與你解救。那女子見匡胤如此問他。又見儀表非俗。心內知道是个好人。轉身下來。向着匡

亂深深道了萬福。匡亂還禮畢。那女子臉帶淚痕。珠唇輕啓。問道：尊官貴姓？褚玄代答道：此位乃是東京趙公子。那女子道：公子聽稟。奴家也姓趙。小字京娘。祖貫蒲州解梁縣。小祥村居住。年方一十七歲。因隨父親來至北岳進還香願。路遭兩個响馬搶擄。奴家寄放此處。饒了父親回去。這兩個強人又往那里去了。匡亂道：怎麼捨了你。反又寄你在此。京娘道：奴家被擄之時。聽得那兩個強人互相爭奪。後來又說道：我等豈可爲這一個女子。傷了弟兄情義。不如殺了。免得爭執。那一個道：殺之豈不可惜。不如寄在神丹。

飛龍全傳

第十八回

觀內。我們再往別處。我尋一箇湊成一雙。然後同日成親。兩個商議定了。去了一月。至今未回。匡亂道：觀中道士可來調戲麼。京娘道：在此月餘。並未見一人之面。可以通一線之生。終日封鎖在此。止有強人丟下的這些乾糧充饑。奴家那有心情去吃。言罷。不覺心懷悲慘。兩淚如珠。匡亂見了。亦甚傷感。說道：京娘。你既是良家子女。無端被人搶擄。幸未被他所污。今乃有緣遇我。我當救你重回故土。休得啼哭。京娘道：雖承公子美意。釋放奴家。脫離虎口。柰家鄉有千里之遙。怎能到彼。這孤身弱質。只拚一死而已。奴家在

此偷生並非欲圖苟且。一則恐界了觀中的道士。二則空死無名。所以等這強人到來。然後殞命。怎肯失身。以辱父母。匡亂聽了。不勝歎羨道。救人須救徹。俺今不辭千里。送你回去便了。京娘聽說。倒身下拜道。若蒙如此。便是重生父母。褚玄阻道。公子且住。你今日雖然一片熱心。救了此女。果是一時義舉。千古美談。但強人到來。問我等要人。叫我怎處。豈不連累了貧道。此事還該商議而行。匡亂道。道長放心。那強人不來便罷。若來問你要人。你只說俺趁匡亂。打開殿門。搶擄了去。他或不搶。到尋俺之時。叫他問蒲州一

路尋來就是。倘或此去冤家路窄。遇見強人。叫他雙雙受死。也未可知。褚玄道。既如此。不知公子何日起程。匡亂道。只在明日早行。褚玄遂命道童。沽酒與匡亂餞行。不多時。擺上酒筵。正待坐席。只見匡亂對京娘道。小娘子。俺有一言相告。不知可否。京娘道。恩人有何分付。妾當領命。匡亂道。此處到蒲東路途遙遠。非朝夕可至。一路上無可稱呼。傍觀不雅。俺欲借此酒席。與小娘子結爲兄妹。方好同行。不知小娘子意下何如。京娘道。公子乃宦門貴人。奴家怎敢高拔。褚玄道。小娘子。既要同行。如此方妥。不必過謙。京娘道。

既公子有此盛德。奴家只得從命了。遂向匡胤倒身下拜。匡胤頂禮相還。二人拜罷。京娘又拜謝了褚玄。褚玄另備一桌。與京娘獨飲。自與匡胤對坐歡飲。直至更餘。方纔徹席。又讓卧房與京娘安宿。自己與匡胤在外同睡。一宵晚景休提。次日天明。褚玄起來。安備早飯。與匡胤京娘用了。又備了些乾糧路費。匡胤遂扮做客人模樣。京娘扮做村姑一般。頭帶一頂盤花雪帽。齊眉的遮了。將強人擄來寄放的馬。揀了一匹。端上鞍轡。叫京娘騎坐。京娘謙遜道。小妹有累。兄豈敢又占尊坐。匡胤道。愚兄向來步履不嫌跋涉。且得行止自如。賢妹不須推讓。求娘不敢多繁。只得乘坐。匡胤作謝拜別了褚玄。負上行李。手執神煞棍棒。步行相隨。離了神丹觀。望蒲州一路進發。正是。

乎空伸出拿雲手。

提起天羅地網人。

此路行程。非止一日。至汾州地界。休縣外一個土崗之下。有一座小小店兒。開在那裏。匡胤見天色將晚。前路荒涼。對京娘道。賢妹。天色已暮。前途恐無宿店。不若在此權過一宵。明日早行。何如。京娘道。任憑恩兄尊意。匡胤遂扶京娘下馬。一齊進了店門。那店家接了進去。揀着一間潔淨房兒。安頓下了。整備晚飯。

進來用了。又將那馬棒至後槽喂料。匡胤叫京娘閉上房門先寢。自己帶了神煞棍棒。繞屋兒巡視。一同約莫有二更光景。方纔往外廂房。打開行李安睡。不覺東方發白。匡胤起來催促店家。安排早飯進來。兄妹二人飽煖已畢。算還了店錢。叫店家捧出了馬。扶京娘乘了。自己背了行李。執了神煞棍棒。離店前行。約過十數里之地。遠遠望見一座松林。如火雲相似。十分峻惡。匡胤叫道。賢妹。你看前而這林子。憑般去處。必有歹人潛匿。待爲兄先行。倘遇賊人。須結果了他。方可前進。京娘道。恩兄須要仔細。匡胤遂畱下。

京娘在後。自己躡步前行。原來那赤松林內。就是着地滾周進。屯扎在此。手下有四五十個嘍囉。四下望風打劫客商。耑候美色。這日有十數個嘍囉。正在內中東張西望。忽聽得林子外走的脚响。便往外一張。只見一個紅臉大漢。手提棍棒。闖進林來。慌忙尋了長鎗。拿了短棍。鑽將出來。發聲喊。齊奔匡胤。匡胤知是強人。不問情由。舉棍便打。打了多時。早有五六個嘍囉。墊了棍棒。餘的奔進林去。報知周進。那周進提了一根筆管鎗。領了嘍囉。跑出林來。正與匡胤撞個。撞懷。兩下裏各舉兵器。步戰相拚。約鬪二十餘合。那

嗷囉見周進贏不得匡亂。便篩起鏢來。一齊上前圍住。匡亂全無懼怕。舉動神煞棍棒。如金龍罩體。玉蟒纏身。迎着棍。如秋葉翻風。近着身。似落花墜地。須臾之間。打得四星五散。那周進胆寒起來。鎗法亂了。被匡亂一棍打倒。家嗷囉見不是路。吶聲喊。多落荒亂跑。匡亂見那周進。倒在塵埃。尙未氣絕。再復一棍。卽便嗚呼。轉身又不見了京娘。急往四下找尋。見京娘又被一羣嗷囉。簇擁過赤松林去了。匡亂急忙趕上。大喝一聲毛賊。休得無禮。那嗷囉見匡亂追來。只得棄了京娘。四散逃走。匡亂亦不追趕。叫道賢妹。受驚

了。京娘道。纔這幾個嗷囉。內中有兩個像跟隨咱馬。到過神丹觀內的。認得我。到馬前說道。周大王正與客人交戰。料這客人鬪大王不過的。我們送你去。張大王那裏罷。正在難以脫身。幸得恩兄前來相救。匡亂道。周進那厮。已被俺勦除了。只不知張廣兒在於何處。京娘道。只願恩兄不遇着便好。原來張廣兒又在一座山頭屯扎。離此只十數里之地。與周進分爲兩處。專行劫掠。彼此照應。爲犄角之勢。倘有美貌女子。搶來湊成一對。好兩下成親。且說那逃走的嗷囉。飛奔到山上。報與張廣兒道。大王不好了。那神丹

觀內寄放的女子。被一個紅臉大漢。夾着同行。方纔到赤松林經過。被周大王阻住。與這大漢交戰。小的們又搶了那女子。不道那大漢起來。小的們只得走來報知大王。張廣兒道如今周大王在那裏。嘍囉道小的們搶那女子時。周大王正與那大漢交戰。如今不知在那裏。張廣兒聽說。卽忙帶了雙刀。飛身上馬。跟了數十箇嘍囉。拍馬加鞭。如飛的起來。却說匡胤正同京娘行走。已有十數里。只聽得後面吶喊而來。匡胤回頭一看。正見賊人帶領嘍囉。趕來切近。匡胤料道張廣兒。連忙手持神煞棍棒。迎將轉去。大喝一聲。強賊看棍。張廣兒舞雙刀來鬪匡胤。匡胤騰步到那空澗去處。與廣兒交戰。兩個鬪了十餘合。匡胤賣個破綻。讓張廣兒一刀砍來。卽便將身躲過。回手一棍。正中左手。廣兒負痛。失刀於地。回馬便走。匡胤奮步趕來看。看較近。手起棍落。把張廣兒打於馬下。可憐有名的兩個响馬。雙雙死於一日之內。正是。

三魂渺渺滿天飛。

七魄悠悠着地滾。

衆嘍囉見大王已死。發聲喊。却待要走。匡胤大喝一聲。飛身趕上。有分。叫知恩女子。欲酬大德於生前。秉義丈夫。不愧英名於身後。正是。

勲業止完方寸事

聲聞自在字中流

畢竟嘍囉怎的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陳搏之設棋勢。乃誑華山之機局也。兩老對奕。欲賣主之出鄉。賤也。傍觀教着。尋主顧。而帖出賣也。三盤賭采。兩相情愿。而增益其價也。設立監局。三面議定。而各無翻悔也。且其劃字於山。悉捐糧稅。卽不加不贖。永遠爲証之意也。種種做頭。都是爲華山起見。但其設局誑人。博奕謀產。終非正大光明之氣象耳。吾恐好事者於此。未必不以陳希夷先生。而目之爲開賭農家也。

飛龍全傳

第十八回

七

買主十分認真。賣主憑般兒戲。惟其認真。便能謀事必得。所謂有志者事竟成。惟其兒戲。故弄假成真。所謂業荒於嬉也。其事雖未必有。而其言似有。當於衷閱者不信。請以世事觀之。自可見矣。

欸畱調養。固是私恩。非禮不法。確是公憤。世人陷溺其心。故將兩端倒置。若匡亂丈夫也。人傑也。焉肯顛倒錯亂。滅絕天理哉。觀其詰問。褚玄逐層推駁。以一面之詞。爲不足信。必親問。原娘乃信其誠。不肯半水轉船。務必推敲到底。其言

詞何等正大。其氣象何等嚴明。宜其爲褚玄之所服。京娘之所敬也。

黃土坡前盟手足。神丹觀內聯兄妹。兩樁勝事。快意爽神。豪杰之所必爭。義狹之所必舉。但手足雖分而有合。兄妹似合而終分。一喜一悲。大是可歎。

捨了一箇女子。不能配合。兩箇丈夫。爲了兩箇男人。畢竟要尋一雙美婦。藏了大媽。再尋阿嬌。嬌娘未到。伯媽先失。勞勞碌碌。不得償一宿之歡。嗚嗚呼呼。無過掙片時之命。噫。一賊究何益哉。



